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〇三回 女英雄筵前受東帖 劉道士月下召花妖

且說韓小姐隱在屏後，見得濟公這個樣子，不覺嘆的一笑，濟公忙跑到屏外，一把就將韓小姐拖住。大眾大吃一驚，以為王府的千金小姐，何能容得個和尚渾鬧，兼之韓小姐手腳不弱，大約必要大大的發作，鬧得個主不成主、客不成客的呢。那知韓小姐是位巾幗英雄，並毫無一點嬌怯憎惡之狀，反轉說：「師傅去吃酒罷，不可耽擱了酒興，要與女子有話講說，女子便進前領教。請師傅吃著酒，說著話最好。」濟公聽說，便丟了手話道：「最好最好，快些來。」一面招著手，一面就走到席上，重新坐下，拍手稱贊道：「這才算是個好女子呢！」搭眼見毓英已走到旁邊椅上坐下，說聲：「韓小姐，俺聽說你本領不弱，怎麼替我修大成廟的一個監督，你就打起他來麼？」毓英道：「不怪女子放肆的，卻怪是他自取其辱。他假傳聖旨，還值不值得一打嗎？」濟公道：「你遇見假傳聖旨，你就要打他；若遇見弑君篡國的人，你怎樣呢？」毓英道：「立時殺卻。」濟公道：「恐怕未必罷。那假傳聖旨，因為他礙著你家裡，自必負心負意；至於弑君篡國，你家此時又沒人在做官，俗語說過的，『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家瓦上霜』。俺看你也只得出雙耳朵聽聽罷了。你不必欺俺了。」韓小姐一聽濟公之話，不覺蛾眉倒豎，杏臉通紅，立起身來說道：「聖僧這句話，未免太輕看女子了。人生在世，國與家一體，君與親同尊；亂臣賊子，人所共忌。女子生逢盛世，諒無這些意外之事，倘有不測，不是女子在聖僧前說句狂話，大約我這刀尖上，總要發個利市呢。」濟公暗想：這女子被我激著了，俺索性激他一激，弄得他牢牢札札，俺才放心得下。想罷，復行對韓毓英一聲冷笑，用手指著道：「你這妮子，要算是有點血氣之勇。你曉得外面飛牆走壁的能手甚多，恐怕你這點伎倆，只好關著門，同金仁鼎那些不值價的貨物賣弄賣弄。」韓毓英聽畢，直氣得三屍暴跳，七竅生煙的樣子，道聲：「師傅，你不必小看女子，我韓毓英情願遇見能手，把個頭顱送在他手裡，死了都是佩服。若是臨了大敵，就便遇著的是三頭六臂，要想我韓毓英退後一步，恐怕我韓毓英做得到，這兩隻腿子未必做到。到明明就分別了我是雞蛋，他是鵝卵石，怕的總是要碰碰的。」濟公聽說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好呀妙呀，妙呀好呀，這才是一個好女子呢！」說著，也向身邊掏出一個東帖來，封得好好的，站起出了席，便交與韓毓英道：「明日夜分亥初三刻，你代俺開緘，照樣行事，風雨無阻；但此東帖，不可預先開啟。總叫你殺個爽快，替國家乾一件非常的大事罷了。」韓毓英向濟公一頓發呆，暗道：你這個和尚，既要用我，就明說也好，偏偏要用這一片的激功。韓毓英當下接了東帖，說了一聲「遵命」，轉身就往內走。濟公見大事已畢，也就不再入席，大踏步往外就走。曾先生、韓公子以為他順便出外小解，還在席上呆呆的候著，過了許久，走到外面查點，方知他已走了多時。這邊韓府，各人自必議論紛紛，不在話下。

單言濟公出了韓府把一條湖邊走盡，繞到大街，轉到北門，進了如意館，只見雷鳴搭眼便喊道：「你們息息手出來罷，師父來了。」你道陳亮、楊魁此時在後面做什麼事？只因吃飯時刻，大家就談些武藝，楊魁便說出自家毒鏢的狠處，陳亮道：「今日師父不知何時才回，你家店裡，今日又關門過節，楊兄何不把用鏢的法子，教教小弟呢。」楊魁當即允許了，吃飯已完，所以就同陳亮到後面院落裡教他的毒鏢。雷鳴本是個渾人，他反嫌他們不肯安逸，連看也不看，他就一個人，悶悶沉沉，門外踱到門裡，跑得就同走穿花風似的，心裡但說師父怎不回來。所以一見濟公，心中一喜，就喊個不住。二人在後院聽得真切，知師父回來，楊魁忙將地下打的鏢，一枝一枝的拾起，同陳亮走到前面。但見濟公坐在一張凳上，嘴裡喊著道：「今日苦煞了，事件忙多了，快點拿酒來，酬謝酬謝喉嚨。」楊魁一見，忙問道：「師父吃飯沒有？」濟公一聽著急道：「你這人委實可厭，咱說吃酒、你偏說吃飯！」楊魁忙改口道：「吃酒吃酒，是我弄錯了。」濟公聽說，格外著急，翻著眼向楊魁道：「吃酒吃酒，難道嘴裡吃酒說得如此熱鬧，就算吃酒了嗎？」楊魁見說，好生沒趣，忙叫過一個伙計來，著他快些整頓酒菜。不上一刻，均已拿到，四人就坐一桌。剛好四面坐定，濟公端著酒碗，向陳亮、雷鳴道：「俺那吃慣的菜，你們辦的成不成？」陳亮、雷鳴同聲說謊道：「今日過節，外面禁屠，別說狗肉罷，連豬肉都沒有。」濟公聽說，哈哈笑道：「我知道你兩人為這樣菜也跑狠了：陳亮是在後院裡跑了半日，雷鳴是在店裡跑外跑了半日。你們這些狗頭，好的好的，要算是很孝順我師父的！」雷鳴、陳亮被收拾了一頓，只得啞口無言，反轉楊魁解煩，酒兒菜兒，奉此奉彼的鬧個不住，一直吃到一更向後，濟公在桌上，就帶吃帶睡的打起呼來。雷鳴、陳亮曉得他的脾氣，也不喊他。三人就亂吃了點飯，關照伙計把桌上收拾乾淨，仍擺了兩樣菜，一壺酒，各人皆散去。到外面踱踱月色，回來見濟公仍然坐在那上面，眼睛閉著，手托腮下，鼾呼不已。楊魁要上前喊他，陳亮忙對楊魁搖手，各自歸房安息，暫且不表。

更言國舅府中這日慶賀中秋，晚間就在桂花廳將四面窗推開，熄去燈燭，開了四桌盛席。每席當中掛了一粒夜明珠，同那初上的月光映起來，整個桌上各物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反轉廳外西邊架了一座彩棚，裡面掛著各式花燈。這個取意，是叫做東面看月，西面看燈。一眾家人，也在走馬簷下開了圓桌下席。廳裡一席首座是劉香妙，旁邊徐國舅作陪；二席首座是蘇蓮芳，旁邊華氏作陪；東廂一席，是徐森、徐鑫、徐焱三人；西廂一席，是三個媳婦。真個水陸交陳，杯盤錯雜。看官，世上做事件難不過是個做書的人，有人看到此處，就想道：這位做書的筆下少檢點了，昨日劉香妙、蘇蓮芳一來的時候，吃的素席，請問今日這四席是素席，還是素的？要說是素的嗎，今日一個節期，不能因這兩個吃素的，統統皆陪著吃齋；要說是葷的嗎，不能叫這兩個吃素的忽然從此破戒。要就是有葷有素罷，覺得這樣菜能吃，那樣菜便望著人吃，又非待客之禮。只因其中有個原故：中秋這日，國舅府例行早點，上下皆是雞鴨面。蘇蓮芳起身，曉得國舅上朝，便到了華氏房中。不上一刻，家人就把早面送至。華氏道：「哎呀，我倒忙煞了，連師傅的早點，還不曾關照廚下預備呢！」蘇蓮芳道：「不必費事，就是這面也好。」華氏道：「師傅莫看錯著，這是雞鴨葷面呀。」蘇蓮芳紅了臉說道：「夫人不必看古皇歷了，現今出家人，越有法力，越是講究吃葷。你不曉得這濟顛和尚，他一點法力沒有，反轉以狗肉和尚出名嗎？」華氏因此知道他們皆不吃齋，所以晚間一律皆是葷席。閒話不提。

當晚國舅府大開筵宴，劉香妙、蘇蓮芳真個出色出世，頭一次到此富貴境界，心中好不歡喜，加之大事成功，他日回到雙修庵，更覺稱心滿意。一面吃著，就此一個個皆喜笑歡欣，談了些古往今來。忽聽徐焱高聲叫了一聲：「劉道長，請問當日唐明皇同葉無師游月宮，究屬這件事是真的還是假的？」劉香妙一聽，曉得這人有些見識的，在國舅府中人，必要把他弄佩服了，各事才得順手。因說道：「這些伎倆，要算是道家隨隨便飯，何足為奇，怎麼說是假的呢？」徐焱道：「難得今日卻遇道長，可否今夜帶領愚父子到月宮一遊呢？」劉香妙暗想道：我怎能到月宮的法力呢？忽然心生一計：等我來弄點障眼法，混混他罷！因接口說道：「使得使得。」又說道：「既蒙見諭，我等何不將此酒席，移到月宮裡吃去呢？」國舅大喜道：「道兄既有此法力，這是最妙了。」於是劉香妙向家人討過一把剪刀，一張白紙來，見他把紙剪得滾圓的，向壁上一糊，順便在杯中含了一口酒向紙上噴去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忽然滿廳的人，覺得身子飄蕩。再一細看，四面皆是祥雲，一個個皆坐在月宮之中，聞得庭外的月桂，一陣一陣的異香，分自在，但是不見有人出入。

徐焱又說道：「劉道長，既承仙法，使我等身在廣寒，但宮中仙子，可否給個我們見見嗎？」劉香妙聞言，心裡暗罵道：你這個刁鑽鬼，出的題目，要算是越過越難的，幸而我還有點法術，不然是真正活被你丟相了。心中想定，隨口又應道：「參議公既想見月宮仙子，這也不難，待我呼來便了。但此時伊等皆在後殿侍宴太陰星君，未便呼喚，必須稍待片刻，候他們席散之後，再行喚來，把諸位見見便了。」看官，劉香妙因何要僭言耽擱時刻呢？只因這個妖道那裡能請動月宮仙子，他的居心預備用九天仙女劫妖符，將各處的花妖劫得來，混個場面。但這符須要在手拳上畫四口九道，有多時耽擱，故用此緩兵之計。當下徐焱以為實言，依舊吃些酒，同徐鑫、徐森談些別的事件。那些女席上，同華氏等，也均評論月宮的景致。但是劉香妙此時，也不吃酒，也不出言，右手捏了一個訣，向左手掌心裡畫個不住，過了許久，只聽劉香妙高聲道：「諸位請見見罷，諸位仙君皆來了。」大眾就此皆站起身來，但見在前來了四個女子，皆打扮得使女的樣子，近前打一稽首，口稱道：「奴婢白鳳仙、彩鳳仙、金菊仙、粉菊仙，謹遵法

旨。」二起一女子身著素羅裳，頭挽堆雲髻，近前也打一稽首，口稱：「小仙李素春，謹遵法旨。」遠遠又來了一簇女子，覺得前面隱隱有兩盞宮燈引路，一燈上題著「管理群芳」，一燈上題著「協治萬卉」。大眾皆注目望看，覺得冉冉而來，心中好不歡喜。忽見得那些女子陡然停了步，不往前進，內中躡出一個邈邈和尚，直奔前來。劉香妙、蘇蓮芳均大吃一驚，登時拔劍出席，徐國舅、徐森、徐焱、徐鑫，也拔劍相助。那來的五位仙女，盡皆逃散。席前徐國舅、徐森、徐鑫、劉香妙、蘇蓮芳，把一個和尚頓時圍住。不知這個和尚究係從何而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